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編

喬鉤情眼

下 冊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香鉤情眼下冊

第十九章

婚約既定。遂成禮于聖多馬達干教堂。觀禮者如堵牆。夫人自新
婦以後。心中釋然。以爲其子決不流於沈瘵。鄰之婦女。爭相評議。
謂新婦殆天人也。女旣得所。天中心歡樂。不期達於顏。二頰霞映。
口輔尤佳。中有一人曰。新郎胡乃慘無人色。詎有動乎中。故易其
常度。又有一胖婦言曰。卽有感動。萬不至此。是必宿疾。將發。復有
一人曰。擁此如花似玉之人。乃不永可惜也。又有一人曰。兩兩皆
儁人。惜者不獨一人。時賦西爾亦在相禮。聞之中心如搗。幾欲失
聲。心念人人之論。巨司打乃無是言。是皆上帝恩庇。於是爲巨司

打祈禱。遂並及於哀德明。聖經誦後。夫婦遂歸。延衆歡飲。笑聲喧闐。惟膩西爾不至。而夫人甚欲致之。夫人知膩西爾傾心其子。爲之作伐。此歡筵。欲令與之。而膩西爾智略甚高。則力辭不至。巨司打亦深悉膩西爾之心。卽亦弗強計。禮畢筵散。卽蒞其家。時已入夜。夫婦遂入洞房。夫人未寢以前。仍長跽禱天不已。其初家衆議居村間避暑。諦倭此時。則力研其壻之病。卽謂其女勿行。則余方能爲哀德明望切。並探其病源之所在。待入秋再旅行。意大利女曰。果能救哀德明者。其徵驗當在何時。醫生曰。果吾功能成者。一年之後。哀德明出險矣。於是議定居巴黎。老人則力治哀德明之病。而巨司打及恩多婢。極力襄助老人。獨夫人。懵然一不之知。夫人此時釋然以爲上帝賜其幸福。反自咎前此慮事之愚駭。至哀

德明既得玉人爲偶。割地自活。以三年爲期。三年以後。則茫茫付之造化。讀吾書者。當知上天愛人。竟以愛情慰彼必死之人。凡必死之人。自知爲時之促。故其用愛也。亦愈見其醞蓋。此等愛情。能與其人同瘞。窀穸之中。然仍少壯而不能老。蓋愛情之力量愈偉。則其去死之期亦愈近。猶之加薪釜底。則釜中之沸瀋亦易至於乾。凡肺病之人。垂死時。尙能堅握美人之手。卽美人之受愛。亦卽滿如其平日之所希。其愛情可云永遠之紀念。無一時長其冷澀之萌芽。人每於愛極之時。因過於纏綿。有時或淡然一無所動。此二人則如正負之電。一觸輒鳴。卽其長辭世界之時。其心尙以永永帶入殯宮之內。精神之磨滅適類輕花嫩葉。萎謝於微風。鳥語之中。不受狂飈。居然落英滿地也。哀德明之愛恩多。婢卽復類此。

初相聚時。似世界中事。一一皆忘。但覺我心有爾。爾心有我而已。方其在教堂時。始見恩多嫻。卽思必有一日。此女屬心。今所思者。遂矣。然尙未知後此運命之如何。今則熟知之矣。計不能於片晌。不用其愛。卽可云幸福。見竊於人不爲己。有時時自語曰。恩多嫻屬我。卽我身直至於蓋棺之時。亦盡屬彼。每見恩多嫻。則周身已成麻木。旣近其身。則精神初不他屬。心躍口哆。幾欲發聲而歌。似恩多嫻一舉一動。皆足以動其心。似無時無地不屬心於恩多嫻。所居屋溫暖如鳥巢。四壁及承塵。均加以錦段。地上氈毼至厚。履之如芳艸。卽有飛鳥入屋。引翼四觸。亦不虞折其六翮。坐榻皆加以厚錦之氍毹。屋中初不能覓一寸之木質。卽窗奩之側。恆以錦爲花五色。紛披鮮豔。可人哀德明謂恩多嫻曰。爾不欲村居。吾能

令村間景物移而近。汝不惟冬令爲然。卽夏令亦爾。於是長日之間。夫妻同處此洞房之間。塞向墻戶。但微微漏出日光。如薄暮之時。尤不欲外人之手觸及。恩多。婢之衣且曰。我一日生存。卽房幃之侍媼。亦不令猝近。爾側非爲妬念。蓋自私之心。彌滿幾溢其量。似爾與人相接。而香氣卽爲人襲取而去。有時同出。則力抱其纖柔之腰。至於車不令此雙弓着地。而車幕四垂。獨享此可人之秀色。坐相偎倚。令御者直趣田間。且出必以夜。至二句鐘時。尙在車中。偶然令之作歌。恩多。婢歌聲未闋而已。抱而親吻。至於歸時。臨睡尙戀戀不卽交睫。一夕恩多。婢方醺睡。哀德明卽出花肆。盡數購歸。玫瑰花。落花瓣。散落恩多。婢衾枕之上。及恩多。婢醒時。已臥花茵之中。或女睡酣。哀德明久坐其旁。自鳴得意。曰。此美之身。

全數屬我。酥胸微動。似嫩葉爲輕風所振。玉肩圓嫩。媚眼雙垂。想其開睫。卽時覓我。朱櫻微哆。似藏珠之匣。而珠光已微射於外。且髮黑如漆。類烏木一團。一切均歸我有。想在我未聘之先。實無一人能爲我之所言。媚此絕代之麗姝。而單識一少年之名。卽我也。其人之生。天蓋爲我。卽我之生。亦正爲彼。天下安有如是溫柔之鄉。及如天之豔福。邪哀德明思及收場。必有一日。將此一切之愛情。付之雲煙。則彼能否始終憶我。感我之愛情。滿載彼腦海之中。異日更事一人。卽瞥然忘我。此時忽念及後。此必有一人。據此麗質。亦如我之今日。我將如何。卽此玉人語彼情人。亦如今日之語我。亦未可定。然此蓋世之姿容。爲新人所矚。無異於我方其恩多。婢醒時。引目覓人。其人乃非我。以手引人之手。其手乃亦非我。而

我在溼地長眠。顏色喪敗。想彼亦不能憶我。卽憶吾名。亦特分所應記。偶然以花圈臨弔。寘我小碣之間。在我原不宜有是想象。然亦勢所必至。以天下人心本來如此。得新忘舊。中心尙覺夷然。若必追念故情。往往至於淚垂聲下。茲事三年立見。或且不必三年。然二載光陰。亦瞥瞥如二分鐘之迅。方我得聞噩耗之時。何以必欲享此豔福。矧豔福不能持久。何必戀戀於心。但有臨命之時。積淚滿眶。生無窮之怨思而已。又何歡樂之云。世無良醫。安能掬取北王之血。灌入吾皮革之中。然彼人混混如木偶。生而無用。偏又老壽獨我。不然何也。思極而悲。則力醒。思多。婢與之言曰。汝今更述歡情。謂此心屬我。卽死亦不更易。可長言令予歡悅。思多。婢卽與親吻。蓋樂至極處矣。似世界中人所不可思議之歡樂。而彼則

皆。享。之。且。自。彼。來。嬪。以。後。似。在。新。世。界。中。生。活。卽。空。氣。亦。新。且。含。
一。縷。之。清。香。專。爲。一。人。所。享。哀。德。明。以。如。海。之。愛。情。施。諸。其。身。爲。
生。平。未。經。之。况。味。其。熾。熱。如。火。之。方。然。不。可。嚮。邇。似。四。周。皆。溫。煖。
而。光。明。卽。偶。爾。思。及。後。來。而。老。人。卽。來。慰。藉。告。以。有。無。窮。之。希。冀。
於。是。心。復。帖。然。實。則。歡。樂。勝。於。憂。危。似。曉。霧。沈。沈。雖。咫。尺。之。地。亦。
睽。隔。不。可。辨。認。者。

第二十章

試問世人曾否知法國有人。自知其年之不永。得生一日。卽圖一
日之歡娛。從容坐待死期。似死期之來。其心已預算有是。成爲習
慣。卽一夕不幸。亦含笑入地。果有人確信其有此等事。則可味人
情所固有。而不屬於自然。蓋人之希望。初無遽止之時。如以上所

言大命近止。豔福遂終。且豔情之期。亦逐日而潛逝。剩者無多。則決以手椎心。以指捋髮。哀德明每念及此。時時欲謁諦倭。求其援已。而又患諦倭力辭。蓋自知不救之病源。時時加以體驗。節節皆如諦倭所言。初時以爲小疵。至此則知爲危候。如夜中不睡。盜汗如蒸。口中燥渴。時時咯血。或倦不自持。心緒潮湧。其病皆出有因。然每經小病一次。似完全之生命。卽挖其一當時祕。不示母。適滋母憂。今尙不敢稟白高堂。卽防慈親憂懣。至夫人於此際。則信諦倭至深。以爲必不至死。當與恩多婢同出。觀者不以爲姑婦。恆以爲姊妹。似三十以外之芳齡。而天主則縮其歲月。不加簿載。而恩多婢則敢言哀德明之所不敢言。每日必告其父。以哀德明之病狀。諦倭再三溫慰。不言其失望。思由其女轉治其壻。如是五閱月。

此五閱月中。哀德明之生活。蓋歡娛憂苦爲一致。五閱月後。哀德明曰。逾五閱月矣。此吾年命四分之一與之同逝矣。迨及秋初。諦倭謂恩多。婢宜與若夫同至尼西。吸取空氣。但憑調度。每八日必以書來。三閱月後。而病象了了矣。於是夫婦奉母同行。凡恩多。婢之所欲者。哀德明匪不從令。而夫人之於哀德明亦然。巨司打亦欲同行。顧不能舍膩西爾。且哀德明已有恩多。婢亦無須於朋友。但約常以書通讀吾書者。知著書之意。全注哀德明。以哀德明爲書中之主人翁。至於餘人。皆屬旁觀。故不細敘。若巨司打者。仍與膩西爾共處。諦倭則仍以診病爲生。恩西歷則逐日溫其五十二行之書。至此亦過其楮葉。至伯懈夫人之耳目心思。全注於其子。方臨行時。但云欲至意大利。不欲明言尼西。以尼西中多病人。防

爲夫人所聞。故深諱其迹。議定。夫妻母子乃同行。旣至尼西。恩多。婢謂此間風物佳。山水勝。不能更前矣。夫人曰。爾旣悅之。卽留居。於此。亦不計及恩多。婢所以不行之故。哀德明曰。百事了矣。都無希望。若翁意。殆謂我必死於此。女曰。不然。吾父希望甚高。以汝授我。尙有悠悠歲月。在爾之前。何憂之有。哀德明卽賃得大宅。狀類病院。背小山。而樓綠窗。一啟卽受日光。空氣嚴淨。可人。宅中有綠蔭之徑。夾道皆橘樹。直通烏巴亞江。上江發源於亞刺伯高山。流入地中海。恩多婢欲以養病之境。不令哀德明知之。則清曉而起。各騎一馬。至野次。或去鞍而徒。或馳馬沿江而行。游歸始朝。夫人以夫人宿於村間。往往遲起。夫以侵晨騎馬。不惟能悅病人。且使病人筋骨靈動。一則能睡。一則能飢。至於夜間。必有一燈。長明。

至曉。初見以爲照夜之用。實則燈上加以銀盤。盤中加藥。藥香動。時人亦不覺。然空氣爲之一淨。而哀德明睡時不至驚醒。至食物中亦潛加藥料。凡一遊一食一宿皆滋養病人者。至於百藥無功。而愛情款昵。尙能濟藥力所不及。使之心悅而神怡。恩多婢如是。用心而哀德明亦漸漸知之。故愛情日增。如川之方至。卽曰以爾所爲。用心滋苦。然實種我二人後來之幸福。果能如是者。則吾福田之收穫豐穰矣。哀德明旣聞有希望。於是淚復續續而落。復相抱親吻。以慶後來有幾微之冀。凡人病垂不救之時。似轉恃此以乞人之憐愛。此亦天留一特別之獎賞。以慰藉病人者也。其語蓋見諸巨司打書中。書曰。吾親愛之巨司打足下。吾舉家已至尼西矣。此間含有生死菀枯之氣象。不能分析而出之。似此光明溫輒。

之名。城乃付之呻吟。憊固之病人。爲之窟宅。誠可惜也。吾在此生。事極簡。唯恩多。婢實左右我。一一遵率其父之言。爲我調攝。或且以彼之將護。足以起我沈疴。或吾命幸延不至於癘療。但覺逐日頗有生機。無復死徵。而面容亦漸復故。不作慘白。卽夜睡亦時貼席。此吾在沈黑中得一綫之光明。君肺箱極張。足受四方之空氣。故人間痛楚事。初不之知。微吾縷縷言之。君亦不識其所以然。吾四顧人事物象。爲天主所賜者。皆亟亟顧視如恐不及。較之當時不知痼疾之深。判若天淵。吾所賃宅。背負小山。山多小洞。其上多雜樹。多長不數尺。方毒日最烈時。吾欲極力嘗試之。不冠而行。領略山外風物。有時入諸洞中。覺額汗浸化爲冷。因思吾如是支厲。或增吾新疾乎。然新疾不生。則吾命尙有可續。在理吾宜謹疾。似

不宜徂暑以增困。困復思及天然之遊戲。或足以治天然之疾。故
逐日馳馬。又強自加餐。陰自體驗。乃無倦罷之態。較前寂居無事
時。轉增自然。夫以我爲人所愛。至於極地。亦如我平日之愛人。吾
果得生者。則快樂當無涯涘。旣而忽念爲日無幾。則又嗒然失其
所望。因思天之予我。以親愛之人。卽憫我命如游絲。宜在親愛人
掌握之中。爲我殘生之依賴。且甚願代恩多婢。自活其身。爲酬恩
之地。覺愛河之水。灌我肝腸。其源汨汨。萬不能竭。卽使長生百年。
亦不能酬其親愛之萬一。且吾觀無數之少年。壯健平安。宜知所
享。乃汶汶泯泯。長日不知其所爲。身擁美妻。乃力圖分外。或耽游
樂。寧清寂無事。萬不肯長依玉人之側。此何理也。須知吾人生活
舍爲玉人服役外。此外曾否有歡娛之餘地。天主以玉人賜彼。卽

欲其長日親近。彼乃敢決之而去。乃不知靈魂中有一厚冊之情。書彼不及期年。自謂翻閱都盡。烏知一字一句皆含無數情絲耶。此等人一旦果有不幸之事。明眼者揭而告之。彼始恍然。平時所享之幸福。乃輕擲而過矣。自吾旣得恩多婢。乃愈愛吾可憐之孀母。母氏舉其一生應得之享。悉棄捐不顧。專注吾身。方吾父捐館時。吾母方在盛年。何人能阻其行。母氏銜悲撫其愛子。不更作一身之計。脫吾撒手行者。恩多婢之居孀抱節。亦能如母乎。以此躊躇血爲之沸。果以力要其盟誓。冀彼後日不忘吾死後之身。仍同今日之愛我。則此陳請似屬過苛。今日百無所願。但願恩多婢後福無疆。蓋彼以美豔之名花。置諸槁壤。以可餐之秀色。待此病人。吾固必死。而愛彼者亦尙有人。第不能得其最初之憐愛。如我者。

我敢自信。彼雖爲他少年所擁抱。而吾之姓氏必能篆其中心。若君者。非彼之比。生死無變其道義之交。必能監督是人。年年來視我。長眠之地。我亦偶然思及後此之生機。然尙無確實之希望。蓋嚴城百雉。界爲生死之關。而吾身之去此。關近也。巨司打固憐我如骨肉。其視恩多。婢猶之女兄弟。後來保護之責。卽屬爾身。果有人凌轢此無告之人。汝當起而衛之。甚則爲吾手劍其人。此間頗有人與我納交。我皆拒之。爲時旣促。何事廣求。知心增後。此無窮之抱憾。至於悠泛交遊。尤無可取。况吾心有兩事交戰。一爲戀恩。一爲惜死。長日起落。無定不可告人。得此悠泛之交。雖百人於我。胡益夜中無事。但作葉子戲。或奕棋。心念極樂。度此兩年。當校他人五年。爲修。今茲尙能計年。過此但能計月。又過但當計日。與計